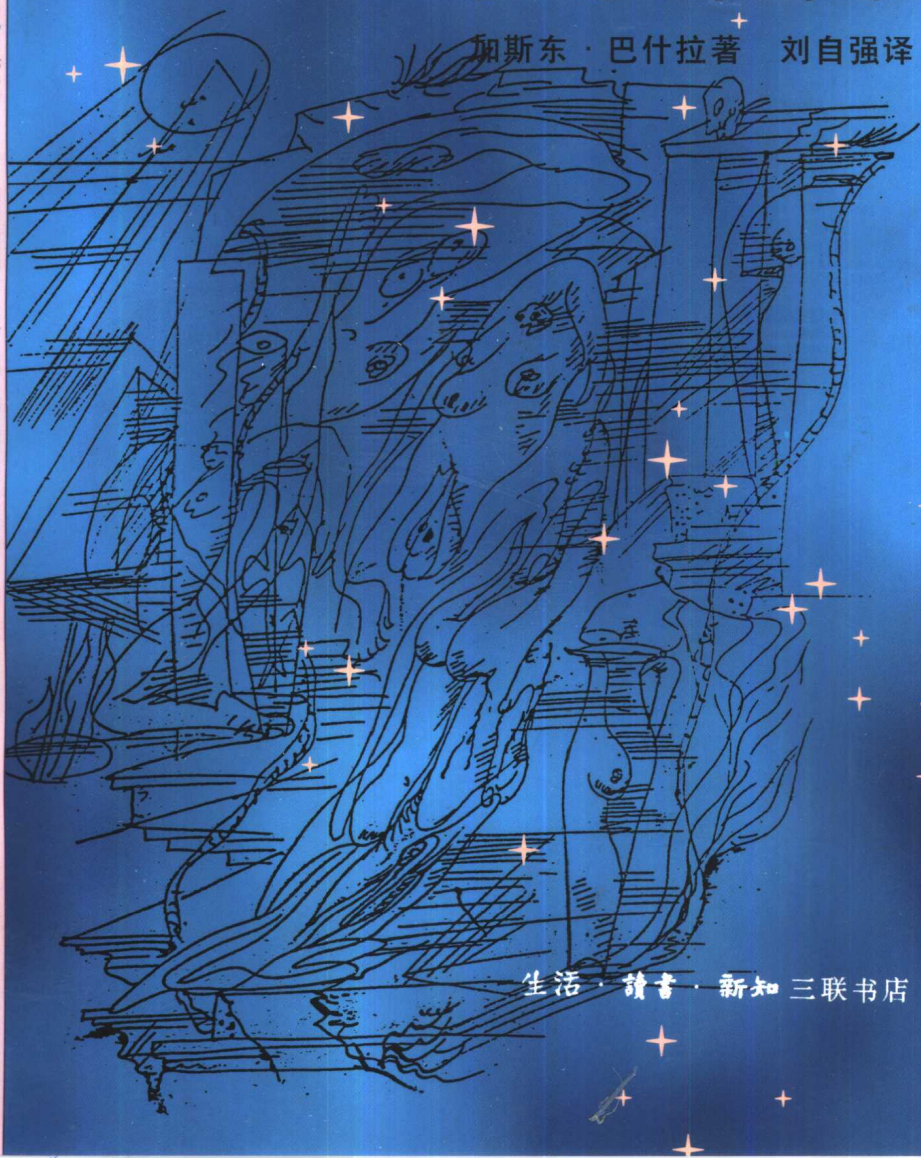


LA POÉTIQUE DE LA RÊVERIE

Gaston Bachelard

梦想的诗学

加斯东·巴什拉著 刘自强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BIBLIOTHEQUE DE FRANCE

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

LA POÉTIQUE DE LA RÊVERIE

梦 想 的 诗 学

加 斯 东 · 巴 什 拉 著

刘 自 强 译

Gaston Bachelard

生活 · 讀書 · 新知 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想的诗学/(法)巴什拉(Bachelard, G.)著;刘自
强译. -北京:三联书店, 1996.6

(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

书名原文: La Poétique de la rêverie

ISBN 7-108-00935-8

I. 梦… II. ①巴… ②刘… III. 诗歌-文学理论 IV. I
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21336 号

丛 书 名	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
书 名	梦想的诗学
作 者	[法] 加斯东·巴什拉
译 者	刘自强
丛书主编	杜小真 孟华 罗苋
责任编辑	倪 乐
装帧设计	宁成春 协助 王燕童
技术设计	彭丹莉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 编	100706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通县觅子店印刷厂
版 次	1996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9.375
字 数	170 千字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15.00 元

《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总序

法兰西使人发现她是这样一个民族，人们可以凭藉精神与情感——犹如凭藉种族归属于她。

——勒维纳斯《困难的自由》

法兰西之独特魅力源于她的灿烂文化。当今西方文化学术领域诸多重要思潮及流派均可溯源于法兰西。故欲了解西方文化、促进中西文化沟通，不可不对法兰西思想文化作深入、中肯的研究。然而，当代法国诸多文化学术重要作品于国内介绍甚少，更因所译作品多系英、德文转译，有碍读者对原作之正确理解与认识，甚而造成某些理论不实与失误。故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法语学术著作的译介，确是当务之急。

北京大学中法文化关系研究中心组织翻译了《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意在向广大读者译介法兰西文化学术精品，促使法兰西文化学术译著规模化、系统化。丛书所选，以当代法国名家名著为主，从文化角度收入当代法国哲学、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历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

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等领域的优秀代表之作,按五个系列编辑。企盼《丛书》能够成为既具学术品位又具普及性的书库,有助读者凭藉精神与情感感受法兰西文化,实现中法文化学术之真实、深入而持久的交流与对话。是所望焉。谨为序。

北京大学中法文化关系研究中心

MAJ02/01

目 录

1	导 言
37	第一章 追寻梦想的梦想 词的梦想者
71	第二章 追寻梦想的梦想“安尼姆斯”与“安尼玛”
123	第三章 想往童年的梦想
182	第四章 梦想者的“可伊托”
217	第五章 梦想与宇宙
269	注
289	译后记

导 言

方法,方法,你要求我什么呢?你确
知我已吃下无意识之果。

儒尔·拉福格

《传奇式的美德》

法国信使出版社,24页。

1

为补充我在以往的专著中对诗的想象力所作的论述,在最近一卷书中,我们试图指出现象学的方法对这一类探讨所具有的价值。按现象学的原理,问题在于充分阐明通过诗的形象对值得赞叹的主体所产生的顿悟。* 现

* 现象学(Phénoménologie)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德国兴起的一种哲学运动。它的主要代表为埃德蒙·胡塞尔。现象学研究的对象既不是单纯的主体,也不是单纯的客体,而是两者的相互关系,是主体向客体投射的“意向”(胡塞尔语)。

以后原文中的注释用阿拉伯数字标志,译文的注释用*标志。——译者注

代现象学试图将之加诸于所有的心理现象的这种意识领悟，在我们看来，使某些经常只具有不可靠的且短暂易逝的客观性的形象，增添了持久的主观价值。现象学的方法在促使我们有步骤地观照我们自身并对诗人所提供的形象努力作出明确意识领悟时，将我们带入了与诗人的创造意识进行交流的尝试中。崭新的诗的形象——一个极简单的形象！——因此自然地成为一种绝对的起源，一种意识的开始。在诗人作出宏伟的发现时，一个诗的形象能够成为一个世界的萌芽，一个呈现于诗人的梦想前的想象天地的萌芽。面对诗人所创造的这一世界，惊奇赞赏的意识油然而生。当然，意识是用于更宏伟的壮举的。当意识从事越来越协调的工作时，它越是雄健有力。尤其是“理性意识”具有使现象学者深感难解的恒定效能：这就是说明意识如何能贯穿于一系列的事实中。相反的是，当进行想象的意识面对一个孤立的形象时，它却无需承担巨大的责任，至少乍看起来如此。因此，把进行想象的意识与分离的形象对照考虑可能为现象学学说的基本教学法提供一些题目。

但是，我们现在面对着一个双重悖论。不知情的读者会问，为什么你使一卷有关梦想的书承载现象学方法这一沉重的哲学负荷呢？

同时，职业现象学者也会说，为什么选择形象这样游移不定的材料来阐明现象学的原理呢？

一切似乎都将更为简单，假若我们按照心理学家的良策：描述所观察的对象，测定不同的层次，划分各种的类型，这些心理学家看到孩子想象力的诞生，老实说，却从不考查它如何在一般成年人身上的消失。

但是，一个哲学家能成为心理学家吗？当他带着所有必需的热情进入价值准则的领域时，他能抛弃他的自豪，而只满足于确认事实吗？今天人们常说，哲学家总是“处于哲学的情境中”，有时，他自认为从头开始了一切；但可叹的是，他只在继续而已……他曾博览如此浩瀚的哲学书籍！在研究、讲授这些论著的托词下，他已歪曲了多少“体系”！当黄昏降临，他不再授业时，他认为有权利自我封闭在他所选择的体系中。

我就这样选择了现象学，期望以新的眼光重新探讨我曾由衷喜爱的形象，它们已经深深地植根于我的记忆里，当我在梦想中与它们重逢时，我已不再明白这究竟是回忆呢抑或是幻想。

2

现象学对于诗的形象的要求很简单，这就是强调它们的开源功能，把握它们的独创性存在，并因此而从神奇的心理生产力，即想象的生产力中获益。

然而这一要求——要求诗的形象成为心理根源——可能是极其生硬的，假若我们不能从各种扎根最深的原

型* 的差异本身中找出一种独创性的功能的话。既然我们要以现象学者的观点来深化惊喜赞赏的心理现象的研究，那么一个美妙的形象的任何细微变化都会有助于提高我们的研究的精确度。任何新颖形象所具有的精美均能重新激起某些本原，能使惊喜赞赏的喜悦再现并成倍增长。

在诗歌中随着惊喜而来的是言语的喜悦。这种喜悦，必须从其绝对的实证性中获得。诗的形象，作为语言的一种新存在而出现，完全不能按普通比喻的模式，比作为发泄受压抑的本能而打开的阀门。诗的形象如此辉煌地照亮了意识，以至寻求先于它的潜意识活动只能是徒劳无益的。至少，现象学的建立意在把诗的形象的本体存在视为对言语的不可置疑的征服，而与先于此的存在断然决裂。假若听信精神分析学家，人们就可能将诗歌描述为一种壮丽的语无伦次。但是热情激昂的人并没有弄错。诗歌是言语的前途之一。在试图从诗歌的高度去提高对言语的领悟时，我们得到的印象是：我们碰到了具有崭新言语的人，这种言语不局限于表现思想或感觉，而是试图去开拓未来。我们会说诗的形象，以它的新颖，开辟了言语的未来。

与此相关的是，在运用现象学方法研究诗的形象时，

* 按心理学家 C. G. 容格的理论来说，原型是一种来源于集体下意识的普遍的心理结构，这种集体下意识出现在神话、故事及所有的想象的作品中。

我们似乎自动地经历了精神分析，我们似乎能够以清醒的意识抑制我们以往的对精神分析学的成见。作为现象学学者，我们感到摆脱了我们的偏好——这些偏好把文学趣味转变成习惯。由于现象学对现实性的优先重视，我们全神灌注于诗人提供给我们的崭新形象。形象呈现在眼前，呈现在我们脑海中，并远离可能培育过诗人心灵。我们无需关心诗人的“情结”^{*}，无需搜寻他的生活历史，一旦某个简单的形象以其丰富的变异揭示其诗的价值时，我们是自由地、完全无拘无束地从一个诗人走向另一个诗人，从伟大的诗人走向平凡的诗人。

因此，现象学方法要求我们从形象最微小的变幻的根源上阐明全部意识。我们读诗并不同时另有所思。一旦诗的形象在某一单独特征上有所更新，它便会显示出某种初始的纯朴。

正是这种纯朴，当它井然有序地被唤醒后，会赋予我们诗歌纯真的接待。因此，我们在对活跃的想象力的研究中将遵循作为纯朴学派的现象学方法。

3

在诗人为我们提供的形象面前，在这些我们自己永

^{*} 情结(le complexe):在心理学中，情结指处于局部下意识或全部下意识中的具有强大情感力量的感情及回忆的总体，这一总体刻板地决定着待人接物的行为。

不会想象到的形象面前,那种惊喜赞赏的纯朴是很自然的。但是被动地体验这样的惊赏并不能使人深入参与创造性的想象活动。形象现象学要求我们更积极地参与创造性的想象活动。既然任何现象学的目的都在于在一刹那间实现顿悟,那么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想象力的特质方面而言,不存在消极被动的现象学。让我们排除经常发生的误解,重申现象学不是对种种现象所作的经验性的描述。经验性的描述意味着主体对客体的屈从,并作茧自缚地使主体保持被动状态。心理学家的描述无疑能提供某些文献资料,但是现象学者却应把这些文献资料置于意向性*的轴心线上。啊!但愿这刚为我提供的形象为我所有,真正为我所有,但愿它成为我的创作——这便是读者自豪的极致!假若我能在诗人的协助下,亲身经历诗的意向性,那么阅读将是何等的荣耀!正是通过诗的想象的意向性,诗人的心灵才找到了通向任何真正诗的意识入口。

面对着如此勃勃雄心,再加以这整卷书须出自我的梦想,我的现象学工程就不得不面对一个带根本性的悖论。确实,人们通常把梦想纳入心理放松的现象范畴。只

* 意向性(intentionnalité)萨特把意向性称为胡塞尔的基本概念之一。他在他的论文集《处境, I》中(30—31页伽利玛出版社)写道:“……意识是没有‘内在’的,它只是它的外在而已。正是这种绝对逃避成为实体,拒绝成为实体的活动才使它成为意识。”他引用胡塞尔的话说:“‘任何的意识都只是某种东西的意识而已’……这种作为意识自身以外的对其他东西的意识的必然性,胡塞尔称为意向性”。

有在身心放松、无拘无束之时，人们才能进入梦境。由于梦想未引起关注，它常常也不存留于记忆中。它是现实之外的一次逃逸，而且也并不能总是找到一个稳定的非现实的世界。意识随着“梦想的斜坡”——总是下降的斜坡——而放松，而分散，因此也变得模糊难解。显然，人们身处梦境之日，并非“实行现象学”之时。

面临这样的悖论，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我们绝对不是使对梦想的单纯的心理学研究与确切的现象学研究之间的明显对立相互接近，而是要让我们的研究从属于我们首先要维护的哲学论断，更增强它们之间的对比。我们认为，任何一次意识领悟都是一次意识的扩展，一束光亮的聚射，一次心理统一性的增强。其迅速性与瞬时性足以向我们掩饰其扩展。但是任何意识领悟，皆是意识扩展。意识伴随有同时的强烈的心理转化，而这种变化的力度扩散于全部心理活动中。意识就其本身而言，是一种活动，一种人类的活动。这是一种剧烈的活动，充实的活动。即使随之而来的行动、可能随之而来的行动、本来会随之而来的行动处于中止状态，意识活动仍然具有它完满的实证性。本书只从语言的领域来研究这一活动，更确切地说，当充满想象力的意识创造并体验诗的形象时，我们在诗的语言中研究这一活动。扩展语言，创新语言，使语言增值，热爱语言，这些都是言语意识自我扩展的活动。在这如此明确限定的领域中，我们肯定可以找到许多例子证明我们的有关一切意识领悟基本扩张性变化的更普遍

的哲学命题。

那么,面对诗的意识领悟的明晰及活力的增加,如若要运用现象学原理,我们应从什么角度研究梦想呢?因此,我们自己的哲学命题增加了这一问题的难度。的确,这个论断的后果是:一个正在减弱的意识,入睡的意识,漫想的意识,已不再是一个意识。梦想将我们置于不利的斜坡上,置于下滑的斜坡上。

有个形容词将使一切得到解救,并使我们能够克服心理学家初审时提出的反对意见。我们要研究的梦想是诗的梦想,是被诗置于上升倾向的梦想,是扩展的意识能够追随的梦想。这样的梦想是用笔墨写下来的梦想,或者说至少是可以形诸笔墨的梦想。它已面对白纸这一广阔的天地。这时,形象开始组合,排列。梦想者已经听到写成的铿锵言语。一位我没能再查阅到的作者曾说过:笔头是脑器官。我确信这句话:当我笔走龙蛇时,我的思想却陷入了混乱*。谁能归还我学童时代的美好笔墨?

所有的感官都在诗的梦想中苏醒,并形成相互的和谐。诗的梦想所倾听的,诗的意识所应记录的,正是这种感官的复调音乐。弗雷德里克·施莱格尔** 对语言的论述完全适用于诗的形象:这是“一气呵成的创造”正是这些想象力的冲动,才是研究想象力的现象学者所应努

* 作者认为是笔在写作,而不是思想。正合杜甫“下笔如有神”之意。

** F. 施莱格尔(1772—1829),德国诗人及学者,是德国浪漫主义的奠基人之一。

力去再体验的。

诚然，心理学家会认为更直接的办法是研究具有灵感的诗人。他会对那些特殊天才作具体的灵感研究。但是，他能因此而体验灵感的现象吗？² 他的关于具有灵感的诗人的人文资料只能借助于理想的客观观察外在地叙述出来。具有灵感的诗人之间的比较研究很快就将使灵感的本质丧失殆尽。任何的比较都会降低所比较对象的表达价值。灵感一词应用得太泛，不足以表达具有灵感的言语的独创性。事实上，关于灵感的心理学，即使借助于对人工天堂* 的叙述，也显然是贫乏的。在这样的研究中，心理学家所能利用的资料太少，尤其是因为这些资料没有真正为心理学家所接受。

缪斯的概念应有助于我们赋予灵感以本体的存在，有助于使我们相信“使有灵感”这一动词具有超验的主体，然而，这一概念自然不能进入现象学者的词汇。早在少年时代，我已不能理解我喜爱的一位诗人竟能使用诗琴及诗神的词汇。怎么能令人信服地说出，怎么能朗诵这伟大的诗篇的第一句而不放声大笑呢：

诗人，拿起你的诗琴，给我一个亲吻**

* 《人工天堂》是诗人波德莱尔(1821—1867)出版于1860年的散文集，是对酒、印度大麻及鸦片所产生的效应的描写。以后文学中对这些麻醉剂泛称“人工天堂”。

** 见于法国浪漫主义诗人 A. 德·缪塞(1810—1857)的著名诗篇《五月之夜》。

这已超出了一个香帕尼地区* 的孩子所能容忍的范围。

不！缪斯，奥尔菲的诗琴**，印度大麻或鸦片的幽灵只能掩盖灵感的存在实质。相反，写下来的诗的梦想，已成为文学篇章的诗的梦想却是可传达的，能给予人灵感的梦想，也就是说是一种适于我们读者水平的灵感。

然而对于一位孤独的，注定离群索居的现象学者而言，文献资料却是极丰富的。这现象学者与书中沉睡的千百个形象相逢时，能够唤醒他的诗的意识。他对诗的形象产生了回响——按欧仁·曼库斯基³ 如此精确描绘的现象学的“回响”的意义来说。

此外，我们应注意梦想与做梦有所不同，梦想是不能讲述的。要将它传达出来，必须将它写下来，裹挟着激情、充满情趣地写。由于将它复写下来，人们因而能更深刻地再度体验这一梦幻。我们在此所涉及的是书写爱情的领域。这种书写爱情的风尚正在消失。但是它的优点却保存下来。至今仍有这样的人，其灵魂深处坚信爱是两种诗情的相逢，两种梦想的融汇。书信体小说在争奇斗艳的形象及比喻中表达爱情。为表达爱情，必须动笔写。爱情永远写不完道不尽。多少情人在情意绵绵地相会后，回家铺

* 香帕尼是法国旧制时的一省，现分为4个行政区，位于巴黎以东。

** 奥尔菲：希腊神话谓他是古代最伟大的乐师，他的琴声能使最凶猛的动物伏在他的脚下，聆听他的演奏。

开信笺，欣然命笔！爱情从未被说尽道完，而且越是充满诗意的梦想中的爱情越是能完美地表达出来。两颗孤独心灵的梦想滋润着温馨的爱情。一位对爱的激情持现实主义态度的人在爱情的表达中只能看到一种窠臼。但是，伟大的激情仍然从伟大的梦想产生。如果将爱情与其整个非现实的性质相分离，那么爱情的现实性便会被破坏殆尽。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会立刻明白，建立在对梦想者所进行的观察的基础上的梦的心理学与研究创造性形象的现象学之间的争论将是多么复杂和难以把握，而这门现象学甚至在一名极普通的读者身上，试图重现诗的语言的创新作用。就更广的意义而言，我们认为人们也会明白确立一门关于想象力的现象学的全部意义，因在这门现象学中想象力作为心理变化的直接激发机制而被置于它应有的首要地位。想象力致力于展示未来。它首先是一种使我们摆脱沉重的稳定性羁绊的危险因素。我们将会看到某些充满诗意的梦想是对生活的遐想，这些遐想拓宽了我们的生存空间，并使我们对宇宙充满信心。在本书中，我将列举众多的例子来证明梦幻使人们产生对宇宙的信心。一个世界在我们的梦想中形成，这是一个属于我们的世界。这个梦幻的世界向我们揭示出在这属于我们的天地宇宙中拓展我们的生存空间的可能性。在任何一个梦想的天地中都有未来主义色彩。若埃·布斯凯写道：